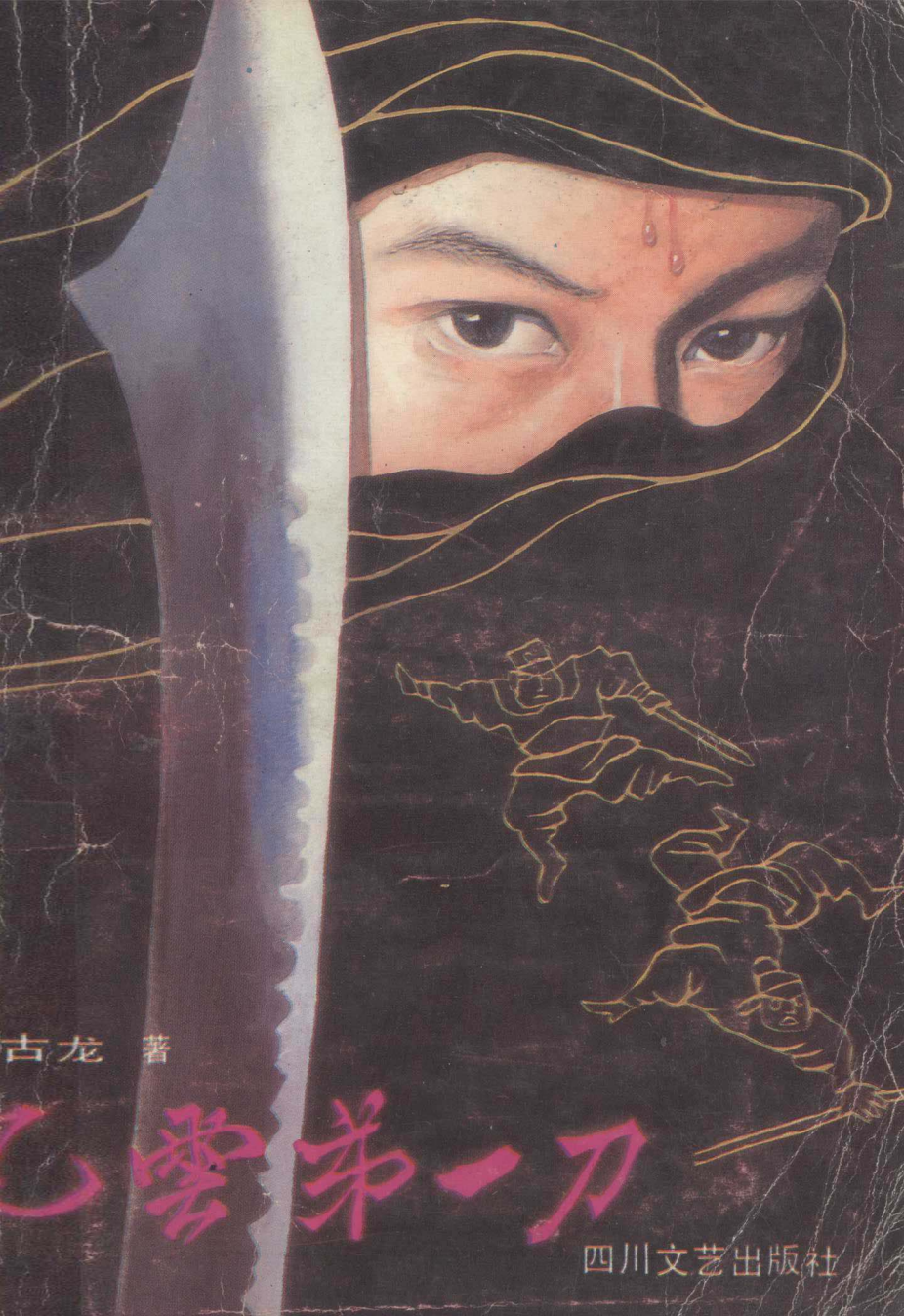




古龙 著

第一刀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古 龙 ·

风云第一刀

中 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1章	不带刀的人.....	4
第2章	关东万马堂	22
第3章	刀断刃，人断肠	39
第4章	与刀共存亡	59
第5章	边城之夜	77
第6章	谁是埋刀人	93
第7章	乌云满天.....	114
第8章	春风解冻.....	129
第9章	稳若磐石.....	148
第10章	杀人灭口.....	166
第11章	夜半私语.....	185
第12章	暗器高手.....	196
第13章	沈三娘的秘密.....	220
第14章	健马长嘶.....	232
第15章	满天飞花.....	256
第16章	一入万马堂，休想回故乡.....	267
第17章	神秘的老太婆.....	292
第18章	救命的飞刀.....	306
第19章	斩草除根.....	320
第20章	一醉解千仇.....	333

第 21 章	无鞘之剑.....	346
第 22 章	杀人前后.....	378
第 23 章	铃儿响叮当.....	393
第 24 章	烈日照大旗.....	402
第 25 章	一剑震四方.....	417
第 26 章	血海深仇.....	437
第 27 章	出鞘一刀.....	456
第 28 章	有女同行.....	484
第 29 章	蛇蝎美人.....	502
第 30 章	护花剑客.....	515
第 31 章	刻骨铭心.....	533
第 32 章	小李飞刀.....	563
第 33 章	刀下亡魂.....	576
第 34 章	神刀堂主.....	596
第 35 章	前辈高人.....	619
第 36 章	戏剧人生.....	631
第 37 章	浪子回头.....	670
第 38 章	桃花娘子.....	689
第 39 章	情深似海.....	710
第 40 章	新仇旧恨.....	747
第 41 章	英雄末路.....	772
第 42 章	绝路绝刀.....	794
第 43 章	世家之后.....	828
第 44 章	丁氏双雄.....	859
第 45 章	恩仇了了.....	876
第 46 章	爱是永恒.....	899

第16章

一入万马堂，休想回故乡

草原上有个茶亭。

马师们喜欢将这地方称做“安乐窝”，事实上这地方却只不过是草篷而已。

但这里却是附近唯一能避雨的地方。

暴雨刚来的时候，叶开和马芳铃就已避了进来。

雨，密如珠帘。

辽阔无边的牧场，在雨中看来，简直就象是梦境一样。

马芳铃坐在茶桶旁的那条长板凳上，用两只手拍着膝盖，痴痴地看着雨中的草原。

她已很久没有说话。

女人不说话的时候，叶开也从不去要她们开口说话的。

她一向认为女人若是少说些话，男人就会变得长命些。

闪电的光，照着马芳铃的脸。

她脸色很不好，显然是睡眠不足，而且有很多心事的样子。

但这种脸色却使她看来变得成熟了些，懂事了些。

叶开倒了碗茶，一口气喝了下去，只希望茶桶里装的是

酒。

他并不是酒鬼，只有在很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很不开心的时候，他才会想喝酒。

现在他并不开心。

现在他忽然想喝酒。

马芳铃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忽然道：“我爹爹一向不赞成我们来往的。”

叶开道：“哦？”

马芳铃道：“但今天他却特地叫我出来，陪你到四面逛逛。”

叶开笑了笑，道：“他选的人虽然对了，选的时候却不对。”

马芳铃咬着嘴唇，道：“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会忽然改变主意的？”

叶开道：“不知道。”

马芳铃盯着他道：“今天早上，你一定跟他说了很多话。”

叶开又笑了笑，道：“你该知道他不是个多话的人，我也不是。”

马芳铃忽然跳起来，大声道：“你们一定说了很多不愿让我知道的话，否则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叶开沉吟着，缓缓道：“你真的要我告诉你？”

马芳铃道：“当然是真的。”

叶开面对着她，道：“我若说他要把你嫁给我，你信不信？”

马芳铃道：“当然不信。”

叶开道：“为什么不信？”

马芳铃道：“我……”

她突然跺了跺脚，扭转身，道：“人家的心乱死了，你还要开人家的玩笑。”

叶开道：“为什么会心乱？”

马芳铃道：“我也不知道，我若知道，心就不会乱了。”

叶开笑了笑，道：“这句话听起来倒也好象蛮有道理。”

马芳铃道：“本来就很有道理。”

她忽又转回身，盯着叶开，道：“你难道从来不会心乱的？”

叶开道：“很少。”

马芳铃道：“你难道从来没有动过心？”

叶开道：“很少。”

马芳铃咬了咬嘴唇，道：“你……你对我也不动心么？”

叶开道：“动过。”

这回答实在很干脆。

马芳铃却象是吃了一惊，脸已红了；红着脸垂下头，用力拧着衣角，过了很久，才轻轻道：“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你若真的喜欢我，早就该抱我了。”

叶开没有说话，却又倒了碗茶。

马芳铃等了半天，忍不住道：“嗯，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叶开道：“没有。”

马芳铃道：“你是个聋子？”

叶开道：“不是。”

马芳铃道：“不是聋子为什么听不见？”

叶开叹了口气，苦笑道：“因为我虽然不是聋子，有时却会装聋。”

马芳铃抬起头，瞪着他，忽然扑过来，用力抱住了他。她抱得好紧。

外面的风很大，雨更大，她的胴体却是温暖、柔软而干燥的。

她的嘴唇灼热。

她的心跳得就好象暴雨打在草原上。

叶开却轻轻推开了她。

在这种时候，叶开竟推开了她，

马芳铃瞪着他，狠狠地瞪着他，整个人却象已僵硬了似的。

她用力咬着嘴唇，好象要哭出来的样子，道：“你……你变了。”

叶开柔声道：“我不会变。”

马芳铃道：“你以前对我不是这样子的。”

叶开沉默着，过了很久，才叹息着道：“那也许只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更了解你。”

马芳铃道：“你了解我什么。”

叶开道：“你并不是真的喜欢我。”

马芳铃道：“我不是真的喜欢你？我……我难道疯了。”

叶开道：“你这样对我，只不过因为你太怕。”

马芳铃道：“怕什么？”

叶开道：“怕寂寞，怕孤独，你总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真的关心你。”

马芳铃的眼睛突然红了，垂下头，轻轻道：“就算我真的是这样子，你就更应对我好些。”

叶开道：“要怎么样才算对你好？趁没人的时候抱住你，要你……”

他的话没有说完。

马芳铃突然伸出手，用力在他脸上掴了一耳光。

她打得自己的手都麻了，但叶开却象是连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淡淡地看着她，看着她眼泪流出来。

她流着泪，跺着脚，大声道：“你不是人，我现在才知道你简直不是个人，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她大叫着跑了出去，奔入暴雨中。

雨下得真大。

她很快就消失在珠帘般的密雨中。

叶开并没有追出去，他甚至连动都没有动。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只见他脸上的表情却显得非常痛苦。因为他心里也有种强烈的欲望，几乎已忍不住要冲出去，追上她，抱住她。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石像般地站在这里，等着雨停……

雨停了。

叶开穿过积水的长街，走入了那窄门。

屋子里静得很，只有一种声音，洗骨牌的声音。

萧别离并没有回头看她，似已将全部精神都放在这副骨牌上。

叶开走过去，坐下。

萧别离凝视着面前的骨牌，神情间仿佛带着种说不出的忧虑。

叶开道：“今天你看出了什么？”

萧别离长长叹息，道：“今天我什么都看不出。”

叶开道：“既然看不出，为什么叹息。”

萧别离道：“就因为看不出，所以才叹息。”

他终于抬起头，凝视着叶开，缓缓接着道：“只有最凶险、最可怕的事，才是我看不出的。”

叶开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但我却看出了一样事。”

萧别离道：“哦？”

叶开道：“今天你至少不会破财。”

萧别离在等着他说下去。

他却并没有再说什么，只不过从怀里取出了那叠崭新的银票，轻轻地放在桌上，慢慢推到萧别离面前。

萧别离看着这叠银票，居然也没有再问什么。

有些事是根本用不着说，也用不着问的。

过了很久，叶开才微笑着道：“其实我本不必将这银票还给你的。”

萧别离道：“哦。”

叶开道：“因为你本来也并不是真的要我去杀他的，是吗？”

萧别离道：“哦。”

叶开道：“你只不过是试探我，是不是想杀他而已。”

萧别离忽然也笑了，道：“你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并不是件好事。”

叶开道：“无论如何，你现在总该已知道，我并不是那个想杀他的人。”

萧别离道：“现在无论谁都已知道。”

叶开道：“为什么？”

萧别离道：“因为公孙断已死了，死在傅红雪的刀下！”

叶开的微笑突然冻结。

他脸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奇怪的表情。

萧别离慢慢地接着道：“不但公孙断死了，云在天和花满天也死了。”

叶开失声道：“难道也是死在傅红雪刀下的？”

萧别离摇摇头。

叶开皱眉道：“是谁杀了他们？”

萧别离道：“马空群。”

叶开又怔住。

又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喃喃道：“我想不通，实在想不通。”

萧别离道：“有什么想不通的。”

叶开道：“现在他明知有个最可怕的仇敌随时都在等着机会杀他，为什么要将自己最得力的两个帮手在这种时候杀了呢。”

萧别离淡淡道：“这也许只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很奇怪的人，所以总是会做出令人想不到的事。”

这回答根本就不能算是回答，但叶开却居然似已接受了。

他忽然改变话题，问道：“昨天晚上楼上那位贵客呢？”

萧别离道：“贵客？”

叶开道：“金背驼龙丁求。”

萧别离似乎现在才想起丁求这个人，微笑道：“他也是个怪人，也常常会做出些令人想不到的事。”

叶开道：“哦。”

萧别离道：“我就从未想到他会到这种地方来。”

叶开道：“他不是来找你的。”

萧别离悠悠地一笑，道：“又有谁还会来找我这个残疾人。”

叶开也笑了笑，道：“他还在上面？”

萧别离摇摇头，道：“已经走了。”

叶开道：“哪里去了？”

萧别离道：“去找人。”

叶开道：“找人？找谁？”

萧别离道：“乐乐山。”

叶开很诧异，道：“他们也是朋友？”

萧别离道：“不是朋友，是对头，而且是多年的对头。”

叶开沉吟着，道：“丁求这次来，难道就是为了要找乐乐山？”

萧别离道：“也许。”

叶开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交情？”

萧别离叹了口气，道：“谁知道，江湖中人的恩怨，本就是纠缠不清的。”

叶开又沉吟了很久，忽又问道：“昔年江湖中，有位手段最毒辣的暗器高手，据说是那红花婆婆的唯一传人。”

萧别离道：“你说的是‘断肠针’杜婆婆？”

叶开道：“不错。”

萧别离道：“这名字我倒听说过。”

叶开道：“见过她没有？”

萧别离苦笑道：“我宁愿还是一辈子不要见着她的好。”

叶开道：“昔年‘千面人魔’门下的四大弟子，最后剩下的一个叫‘无骨蛇’西门春的，你当然也听说他的名字。”

萧别离道：“我宁愿见到杜婆婆，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叶开缓缓道：“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两人也都在这里来了。”

萧别离动容道：“什么时候来的。”

叶开道：“来了已很久。”

萧别离沉默了半晌，突又摇摇头，道：“不会，绝不会，他们若到了这里，我一定会知道。”

叶开凝视着他，道：“也许他们已到了，万马堂岂不就是藏龙卧虎之地？”

萧别离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叶开道：“也许万马堂就因为有了这种帮手，所以才恃无恐。”

萧别离忽然笑了笑，道：“这是万马堂的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叶开也笑了，道：“今天我的话确实好象太多了一些。”他好象已想告辞了，但就在这时，门外已走进了一个人。

一个白衣人，腰上系着条麻布，手里捧着叠东西，象是信封，又象是请帖。

那既不是信封，也不是请帖。

是讣闻。

公孙断、云在天和花满天的讣闻，具名的是马空群。大殓的日子就在后天。

清晨大祭，正午入殓，然后当然还有素酒招待吊客们。叶开居然也接到了一份。

那白衣戴孝的马师双手送上了讣闻，又躬身道：“三老板再三吩咐，到时务必请萧先生和叶公子去一趟，以尽故人之思。”

萧别离长长叹息，黯然道：“多年好友，一旦永别，我怎会不去。”

叶开道：“我也会去的。”

白衣人再三拜谢。叶开忽又道：“这次讣闻好象发得不少。”

白衣人道：“三老板和公孙先生数十年过命的友情，总盼望能将这丧事做得体面些。”

叶开道：“只要在这地方的人，都有一份？”

白衣人道：“差不多都请到了。”

叶开道：“傅红雪呢？”

白衣人眼中露出憎恨之色，冷冷道：“他也有一份，只怕他不敢去而已。”

叶开沉思着，缓缓道：“我想他也会去的。”

白衣人恨恨道：“但愿如此。”

叶开道：“你找着他人没有？”

白衣人道：“还没有。”

叶开道：“你若放心，我倒可以替你送去。”

白衣人沉吟着，终于点头道：“那就麻烦叶公子了，在下也实在不愿见到个人，他最好也莫要被人见到才好。”

萧别离一直凝视着手里的讣闻，直等白衣人走出去，才轻轻叹息了一声，道：“想不到万马堂居然也将讣闻发了一份给傅红雪。”

叶开淡淡道：“你说过，他是个怪人。”

萧别离道：“你想傅红雪真的会去？”

叶开道：“会去的。”

萧别离道：“为什么？”

叶开笑了笑，道：“因为我看得出他绝不是个会逃避的人。”

萧别离沉吟着，缓缓道：“但你若是他的朋友，还是劝他莫要去的好。”

叶开道：“为什么？”

萧别离道：“你难道看不出这份讣闻也是个陷阱吗？”

叶开皱眉道：“陷阱？”

萧别离神情很严肃，道：“这一次傅红雪若是入了万马堂，只怕就真的休想回故乡了。”

“天皇皇，地皇皇，眼流血，月无光。
一入万马堂，休想回故乡。”

午后。

骤雨初晴，晴空万里。

叶开正在敲傅红雪的门。

从今天清晨以后，就没有人再看到过傅红雪了，每个人提起这脸色苍白的跛子时，都会现出奇怪的表情，就象是看到了一条毒蛇。

傅红雪杀了公孙断的事，现在想必已传遍了这座山城。

窄门里没有人回应，但旁边的一扇门里，却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探出头来，带着怀疑而又畏惧的眼色，看着叶开。

她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已干瘪。

叶开知道她是这些小木屋的包租婆，带着笑问道：“傅公子呢？”

老太婆摇摇头，道：“这里没有富公子，这里都是穷人。”

叶开又笑了。

他这人好象从来就很难得生气的。

老太婆忽然又道：“你若是找那脸色发白的跛子，他已经搬走了。”

叶开道：“搬走了？什么时候搬走的？”

老太婆道：“快要搬走了。”

叶开道：“你怎么知道他快要搬走？”

老太婆恨恨道：“因为我的房子决不租给杀人的凶手。”

叶开终于明白。

得罪了万马堂的人，在这山城里似乎已很难再有立足之地。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笑了笑，就转身走出巷子。

谁知老太婆却又跟了出来，道：“但你若没有地方住，我倒可以将那房子租给你。”

叶开微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杀人的凶手？”

老太婆道：“你不象。”

叶开忽然沉下了脸，道：“你看错了，我不但杀过人，而且杀了七八十个！”

老太婆倒抽了口凉气，满脸俱是惊骇之色。

叶开已走出了巷子。

他只希望能尽快找到傅红雪。

他没有看到傅红雪，却看到了丁求。

丁求居然就坐在对面的屋檐下，捧着碗热茶在喝。

他华丽的衣衫外，又罩上了一件青袍，神情看来有些无精打采。

这时街那边正有个牧羊人赶着四五条羊慢慢走过来。

暴风后天气虽又凉了些，但现在毕竟还是盛暑时。

这牧羊人身上居然披着些破羊皮袄，头上还戴着顶破草帽。

帽子戴得很低，因为他的头本就比较小。

他低着头，手里提着条牧羊杖，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小调。

只有最没出息的人才牧羊。

在这种边荒之地，好男儿讲究的是放鹰牧马，牧羊人不但穷而且没人看得起。

街上的人根本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这牧羊人倒也很识